

裸体画像

行人

你是第八个



希区柯克

悬疑推理小说系列

世界天才推理大师的经典力作

[美] 希区柯克 / 著 才俊 / 改编



你是第八个

希区柯克最经典的推理故事集

HITCHCOCK

一幅幅描摹压抑人性的画
一首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

遭遇善与恶、爱与恨的命运考验
直面生与死、罪与罚的灵魂拷问

破解命运的谜题
洞察人生的荒谬
窥探人性的真相

南海出版公司

希区柯克最悬疑的故事集：你是第八个

希区柯克

南海出版公司

2013年4月1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第八个/(美)希区柯克(Hitchcock, A)著;
才俊改编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 2012.12
(希区柯克悬疑系列. 希区柯克最经典的推理故事集)
ISBN 978-7-5442-6433-4

I.①你… II.①希… ②才… III.①推理小说-美国-现代 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6450号

XIQUKEKE ZUI JINGDIAN DE GUSHIJI: NI SHI DIBAGE 希区柯克最经典的推理故事集: 你是第八个

作 者 (美)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
改 编 才 俊
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
特约编辑 陈荣斌
装帧设计 北京蒋宏工作室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(0898)66568508(出版) 65350227(发行)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:570206
电子信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208千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433-4
定 价 22.00元

序言

对于很多人来说，“希区柯克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是“悬疑”、“惊悚”和恐怖的代名词。这位举世公认的悬念推理小说大师和电影大师，熟练地把悬疑、惊悚、理性和幽默融合在一起，讲述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，让人读后欲罢不能。

阿尔弗莱德·希区柯克（Alfred Hitchcock，1899-1980年），生于英国伦敦，而暴得大名是在美国好莱坞。他在生前就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，并于1968年获特殊奥斯卡奖，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，1979年获美国电影研究院终身成就奖。

希区柯克擅长拍悬疑电影，被称为“悬疑大师”。除了《三十九级台阶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西北偏北》等名作外，他还拍过两百多部悬疑短剧，情节极其紧凑、风格独特，这些短剧被整理编辑成小说，成为“希区柯克故事集”的主体。事实上，在世界各地，现今流行的《希区柯克故事集》并不全都是希区柯克本人的作品。当初，希区柯克的女儿办了一个半书籍半杂志的读物，叫做《希区柯克喜欢读的悬念故事》，搜罗了当时美国和欧洲最优秀的悬疑推理小说。另外，在希区柯克名声达到巅峰时，经常有人要求他推介一些小说，其中最合希区柯克口味的小说封面上，还往往印着希区柯克的名字。以上两种情况，都大大丰富了《希区柯克故事集》。这些小说都带有明显的希区柯克的特色：悬疑、惊悚、理性和幽默。

希区柯克贡献给电影和小说的，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技巧。他是悬念大师，是推理大师，也是心理大师，其作品——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——都带有很深的哲学思考。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深刻地洞察到人生的荒谬和人性的脆弱。他讲述的故事，充满着矛盾和挣扎：生与死、罪与罚、理性与冲动、压抑与抗争、诱惑与抵制。通过他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最深处；而在最深处的角落里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希区柯克那犀利的、略带嘲讽又满怀温情的目光。希区柯克不仅擅长构造悬念情节、渲染惊悚场景，也长于人物的心理剖析和案件的逻辑推理。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推理性，而其结尾往往出人意料，给人以惊奇新颖的感觉。作为大师级的人物，希区柯克对人性的看法是相当冷静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冷酷。他毫不留情、尖锐犀利地

剖析社会，给人对社会以清新的认识。他直指人性的深处，揭开了西方现代社会人性的荒谬。他对杀人狂的一段评论，很典型地表明了他对这类人的态度：“人们常常认为，罪犯与普通人大不相同的。但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，罪犯通常都是相当平庸的人，而且非常乏味，他们比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遵纪守法的老百姓更无特色，更引不起人们的兴趣。罪犯实际上是一些相当笨的人，他们的动机也常常很简单、很俗气。”希区柯克认为人是非常脆弱的，他们经不起诱惑。他作品中的人物，有变态的、有温驯的、有冷静的、有偏执的，不管是哪一种，他的人物刻画总是通过夸张的动作、语言、作为，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。

阅读希区柯克的推理小说，就像在做一道高难的智力题，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步出现的将是什么。那些藕断丝连的蛛丝马迹，巧妙地穿插在人物的对话之中，在你还迷失其中之时，慢慢织就一张巨大的网，还原出事情的本来面目。

这本集子辑录了最能够代表希区柯克推理风格的小说，包括著名的《温柔冷美人》、《遗书之谜》、《你是第八个》、《黄雀在后》、《艺术谋杀》、《白痴证词》、《路遇凶徒》、《香水有毒》、《嫁祸之后》、《第四只手》、《神奇的柜子》、《冬季逃亡》等。这一个个小故事，似乎都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情，但是通过希区柯克的演绎，它们变得意味深长，引人入胜。小说构思缜密，层层剥笋，环环相扣，首尾呼应，一步一步将小说的情节推向高潮。故事结尾曲折离奇，出人意料，但又在情理之中，耐人寻味，给人以思考。

这些推理小说的故事情节往往并不复杂，希区柯克只是通过镜头缓缓道来，在不知不觉中你就落入了他用时间和空间布下的迷宫，那一个个慢镜头透射出一处处角落暗藏着的人性的阴暗。在阅读希区柯克的推理小说过程中，你能够体会到他作品所表达出的复杂性及其蕴涵的多义性，从而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快乐和艺术享受。

第一章 奇怪的凶器奇怪的凶器

致命的凶器，在房间里随处可见，但是，令杜瓦特毙命的凶器，在二十多年的警察生涯里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这种凶器丑恶得令人发指。

所谓的凶器，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头骨。它在尸体的旁边摆着，已经碎成几块了，上面还沾染着很多血。依据尸体的严重伤势可以断定，凶手在谋杀的时候，一定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

命案发生在一个宽敞的书房。皮封面的旧书籍摆满了书架。墙上的装饰物品看起来也非常古老，是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一些艺术品和手工艺品。房间里阴森森的，让人禁不住竖起汗毛。

“要不是亲眼所见的话，我很难相信，这是真的。”昆比说。

“是的，实在难以想象。”

进入起居室，我们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克劳德。他的身上沾染了很多血迹，衣服上、手背上全都是血。他大概在四十岁左右，整个人看起来唯唯诺诺的，不像个杀人凶手。可是，半小时以前，他打电话投案自首了，声称自己亲手杀死了杜瓦特。

克劳德和杜瓦特我们都认识。死者杜瓦特是这座大房子的主人，房子坐落在城中的高级住宅区。

杜瓦特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类学家，也很富裕。因为他对早期的哥伦比亚人很有研究，所以他在各个高校的人类学系很受欢迎。这些院系都争相聘请他去演讲或者开座谈。

克劳德是杜瓦特的一名助手，命案发生的时候没有目击证人。“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一气之下，就把他打死了。”克劳德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

可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为什么会使用那样的凶器？这个问题，我们想不明白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发生了什么事，克劳德？”我冷静地问道。

“我不是已经说了，杜瓦特是我杀的。一开始，我想过好好筹划一下，让事情看上去像是窃贼干的。可是，那得花费一番心思，我不太擅长这个，不会撒谎。我觉得疲惫极了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都让我提不起精神。”他用温和、柔顺的语调说道。

“你杀死他，动机是什么？”昆比问。

克劳德迟疑了一下，缓缓地将头摇了摇，好像那个理由让他难以启齿。

“你怎么想起了用那个死人头骨？那个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我又问。

他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闭上双眼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了：“那个头骨，就放在杜瓦特书桌上。就在我准备动手时，他正好坐在书桌前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那个死人头骨，他拿来当书桌摆设？”昆比的声音充满诧异。

“是的，的确如此。他说，来访者看到那个东西以后，那种惊恐的反应让他觉得兴奋。他那种幽默感真的很恐怖。但是，他解释说，他那样做是为了提醒死亡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天，早晚都会死去。”

从克劳德口中我们还得知，他已经跟随杜瓦特八年了。这八年的秘书生涯里，他的工作就是帮助杜瓦特整理资料、起草文章和写信，有时候，他也需要陪同杜瓦特一起去墨西哥和中美洲进行实地考察。

平日里，这座大房子也是他的住所。

六年前，杜瓦特的太太离开了他。之后，他一直独身一人，也没有什么亲戚。于是，我们继续询问克劳德，得知谋杀之前，他根本没有预谋，甚至连争吵都没有发生。

“既然如此，是什么事情，让你如此动怒，想到了杀人？”我问。

他一脸严肃，静坐了一会儿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源自一个启示。”

我和昆比并不催促他，耐心地坐在一旁等着。他继续说道：“昨天下午，一位很有地位的人类学家给我来了一封信，邀请我去为他工作，提供的薪资也比现在好。经过一番思考，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。于是，我将实情告知了杜瓦特，谁知，他一口回绝了，坚决不同意我辞职。他说，万一我不替他做事，不住在他家的话，难免会口风不紧出现纰漏。他一再坚持要我留下，甚至还采取了恐吓，说要是服从的话，他将会对我不客气。”

“等一下，口风不紧？有什么秘密？”我问。

“是六年前，发生的一件事。”

“一件事？”

静默片刻，他说：“是杜瓦特太太和情人的死。那个男人是个巡回歌手。命案发生在波利湖，杜瓦特在那里有一栋夏季别墅。”

这回，我们陷入了沉默。后来，僵局被昆比打破了，他诧异地说：“可是，刚才你说他太太是离开了，没有提及死亡。”

“我是这么说的？应该是说了。这个谎言我一连说了六年了。不过，他的太太和情人，死在波利湖是实情。”

“他们的死因是什么？”

“两人都是因为窒息而死。那时候是九月。一个周六的早晨，杜瓦特来了兴致打算去那个别墅小住。那时候，他正在写一本书，他想换个环境有利于激发创作灵感。八点钟的时候，他就独自一人驱车去了。当时，我还有琐事需要处理，一小时

后我赶了过去。可是，我到达别墅时，看到了可怕的一幕——在杜瓦特的身旁，躺着两具尸体，一具是杜瓦特太太，此刻她应该在南部旅游，另一具是那个巡回歌手。两个人都是赤身裸体。他告诉我，当他到达这里时，屋子里全是瓦斯的味。就在他打开窗户的时候，发现了那两具陈列的尸体。他跟我解释说这全是意外，这场惨剧全是因为卧室的瓦斯管泄漏。”

“他的话你信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，当时我相信了。看到那一幕，我吃惊极了。在我眼中，杜瓦特太太一直是一个好妻子，她年轻漂亮，而且还文雅、贤淑。”

“这件事情，杜瓦特是怎么处理的？”

“他显得很镇静。我建议报警，他拒绝了，因为那是一桩丑闻，他不想声张，那样的话，会有损他的名誉和前途。后来，我们依照他们建议，自行处理了尸体，就埋在湖边。面对外界，他就声称由于夫妻关系不和，妻子一气之下离开了，去了波士顿。结果，一切跟他的料想一致，由于没有亲戚朋友，外加他的显赫地位，所以从没人过问此事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这个秘密一直在你心里保存了六年，今天早上才公之于众。”昆比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倘若你真的强行离开，他预备怎么对付你？会谋害你？”

“是的，他会杀了我。”克劳德点了点头，一副疲倦不堪的样子。

到此刻，结果已经很明显了。

“其实杜瓦特太太和她的情人，并不是意外致死，那是一场谋杀，是他策划的。”我直接挑明了答案。

“正是这样，他到达别墅的时候，他们两人正在床上。他肺都气炸了，自尊心严重受挫。在他眼里，自己的妻子罪不可赦，应当立即处以极刑。平时，杜瓦特就是这样的为人。于是，他们先被他用拳头击昏，然后，又被用枕头闷死。做完这些，我正巧赶到了。他编了一个瓦斯泄漏的理由来敷衍我。在那种情形下，假如我不屈服，肯定会跟他们一并去了黄泉。”

“所以你一听到威胁，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把头骨砸向了他？”我说。

“这只是一部分原因。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的自白。我听完恶心透了，对自己的共同参与憎恶至极。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的讨厌他，所以决定让他付出代价。可是，我性格很怯懦，要不是得知他做了另一件事，我也下不了手。”克劳德说。

“快点往下说啊！”昆比有些着急了，插话进去。

克劳德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就在今天早上，我从他口中得知了一件事，可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？他书桌上的那个头骨，我一直以为是从墨西哥带回来的。谁

知不是！它实际上来自于波利湖边。那居然是他太太的头骨！一听到这个，我气得眼冒金星，随手抓起一个东西向他砸过去。你们很难理解我的心情，因为那一刻，我才明白摆在桌上的那个头骨，居然是我暗恋了多年的那个女人的遗骨！”

第二章 保险箱密码

安冬尼和贝克虽然有时候会在一起，但他们两个并不是真正的朋友。前段时间安冬尼恨不得杀了贝克那畜生。那是因为有一次在旧金山两人作案时，贝克骗了安冬尼。这让安冬尼不仅徒劳无功，还差一点儿被警方抓住。所以，今天晚上贝克的来访，令安冬尼很意外。

贝克手中拿着一瓶酒。他一点也没变，还是那么高大强壮，长脸像刀条似的，嘴很大。

“安冬尼，先不要生气。”贝克抢先说道，往上提了提酒瓶，“要发火也先等喝完这瓶酒再说。”几杯酒过后，安冬尼已经了解了贝克的来意。贝克在城里踩点时，发现一个财物颇丰的保险箱，却一直未能找到一个会开保险箱的合适人选。安冬尼是最好的开保险箱高手。他和现在的许多初出江湖的毛头小子不一样，他们都是用气割的方式，需要带很多专用工具。安冬尼只需带少量的必要工具，并且干起来比他们快得多。

“听我说，安冬尼，关于旧金山那件事。”贝克的眼光扫来扫去，接着说，“我被一个女人缠着，一直缠着要钱，被女人缠着真的很麻烦。如果这次我们成功，我会以高于以前十倍的报酬来补偿你的。”

“鬼知道你小子又会耍什么花招？”安冬尼不客气地说。安冬尼一直对贝克的为人不屑一顾，看到他就觉得很厌恶。贝克除了吹牛、摆阔气之外，还很好色；在一大群人里，如果有人穿衣服特别的话，那一定是贝克；贝克还像富家公子一样喜欢开那种大型豪华轿车，以吸引别人的眼球。但干他们这一行，特别忌讳这些。

贝克缺点很多，但他的脑子还是很灵活的。特别是在找保险箱方面，他就像专门为这个而生的天才，每次都能准确计划，全身而退。所以要是和他一起干，就必须容忍他的一些坏脾气，在快要成功的时候，千万不能相信他。特别是得手转移的时候，不要把保险箱里的一切东西都让他保管。像上次在旧金山，安冬尼就上了贝克的当。

贝克这次的确需要安冬尼的帮助，这点从他带来一瓶酒，还是上等的“XO”就可以看出。安冬尼眯着眼睛，享受着一般很难喝到的“XO”，心想不喝白不喝，帮不帮他看情况再说。

贝克把一切都想得非常顺利，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次行动的成果将会非常可观。安冬尼反而有点怀疑起来。

贝克突然面色严峻，露出像刚入伍的新兵在接受首长训话时才有的诚恳神色，举着右手说：“我的伙伴，安冬尼先生。这次的公平性我可以绝对保证，更不会让麻烦的女人参与，而且这次将会非常顺利。”他把两个酒杯倒满，相互撞了一下杯

子，递一杯给安冬尼，“我敬你，祝我们成功！”

因为很缺钱用，安冬尼已经好长时间没喝到这样的好酒了。他问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，这么容易？”

“一切全计划好了，我还搞到了那幢楼的建筑图。”贝克拍拍口袋，“这次的合作会让我们两个发达的。只要我们两个人就够了，多了反而会碍事。得手后我们平分。”

安冬尼心不在焉地应着，心中暗自思索：“上次在旧金山，贝克吞掉了自己应得的一份，正是因为有第三者参加。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一对一的话自己绝不会怕贝克。虽然贝克头脑很灵活，但实在不行，可以用武力，自己的力气比贝克大。”

贝克问：“你想不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？”

安冬尼这时候有点心动了，于是点点头，又把空酒杯伸到贝克面前，美酒的滋味总是很不错。其实贝克来之前，就听说他最近一直运气不好。安冬尼住的屋里，灯光昏暗，东西摆放的凌乱不堪。因为没有暖气，他只能穿一件旧毛衣取暖。贝克还知道，他这段时间甚至像周围那些无能的笨蛋一样，去给别人打工。到处奔波，做一些零工，更没找到一个固定的老板。

贝克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。这张纸是他精心绘制的计划图，只有他们这样的内行才看得懂。上面详细地标明了房间、电梯、通道、楼梯的位置。

“你感觉怎么样？安冬尼，这次行动轻松又简单。”贝克摇着图纸，脸上透着坚定地自信。安冬尼打量着铅笔画的圆圈：“听起来不错，但这是什么？”

“那是钻石，这次的保险箱里大部分都是钻石。你知道，这东西很容易脱手，我连买主都联系好了。你那部分是自己脱手，还是我帮你联系？”贝克笑着说，又把酒瓶递给安冬尼。

安冬尼倒上酒，又喝了一杯，掏出一支香烟弹了弹。贝克赶忙把一只银制的打火机凑上去给他点着。

“你继续。”安冬尼吸了一口烟说。

“我们可以从这条巷子靠近大厦，从这里到三楼。”贝克指点着计划图，“这里原本是个大厅，现在被装修成五个小办公室和一间保险柜室。这道门的钥匙已经被我弄到手。”他得意地眨眨眼，“我认识一个小妞，她就在这儿上班。我们关系不错，在一起的时候，趁她不备，偷偷调换了她的钥匙。我还知道楼里警报系统的位置。”

他又指了指最后的那间房，“保险柜就在这个房间里。”

“保险柜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是力神牌保险柜，又大又厚的。我以前还真没有见过，不过我曾悄悄打听过。他们说这东西已经有十几年了，又大又重，锁得很结实。”安冬尼知道贝克所说的“他们”一定是他买通的内线，但他没有问。

“只有这一条出口？”安冬尼看着图纸问。

“那不是最重要的，不管几条反正也不会有人看见我们。下周有三天假期，我们选择周五午夜时分行动。三天之后，他们才能发现保险柜被盗。”

安冬尼品着酒，慢慢考虑着：贝克还能相信吗？他会不会又骗我？

“我已经计划好一切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你安冬尼这东风了。”贝克摇着酒瓶，“我们是多年的兄弟，所以我才会来找你。那些珠宝价值绝对在五十万元以上，上次在旧金山我觉得很对不起你，这次一定要弥补你的损失。”

安冬尼不会轻信他这一套。他仔细地看了那张图，问了一些问题。贝克的回答没有任何破绽，似乎把一切都告诉了自己。弄清了整个计划，安冬尼感觉这桩买卖很不错。贝克说他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踩点、侦察，还花了许多钱打探消息。他现在确认珠宝一定在那个保险箱里，他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一切。

“我还要补充一下，我的朋友。”贝克说，“这是我最后一次，这次干完，我准备洗手了。拿到钱后，我会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准备在我的家乡定居，那里有漂亮的农场。在那里我会忘记过去，舒服地过完我的下半辈子。”

安冬尼让贝克把那张图留下来，并让贝克第二天等待他的回复。如果是别人找他合作，又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他早就答应了。但贝克让他不得不有所顾忌，他必须认真考虑一下，如果贝克这次又是骗自己，该怎么办？安冬尼越这样想，越觉得贝克会在他们成功后，出其不意地把自己暗算了。比如贝克事先埋伏两个人，在他们退却的巷子里……事情不会只像贝克说的开保险柜那么简单，安冬尼反复思索着，直到凌晨才睡去。次日，贝克打来电话，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了？

安冬尼说：“好吧，我们一起干。”

“这太让我高兴了，我聪明的朋友。”贝克兴奋地挂上了电话。

过一会儿，贝克来到安冬尼的住地。在那张图上，他用铅笔写出了街道名、公司名及其他的一些东西。安冬尼这时才知道，那栋大厦距他的公寓不远，只有两公里的路程。

他们把行动时碰头的地点约好后，贝克就离开了。

随后的两天里，安冬尼搜集了一些必要的工具，又搞到了一瓶特制炸药。那是从一个黑帮团伙那里弄的，现在还没有付钱，但必须在一周内付款。他把一切能用到的东西整理好，放进他刚弄来的一只小型手提箱里。接着，他又上街买了一顶帽子和一套西装。经过一番打扮，他倒很像个公司职员。大厦里许多人在晚上才下班，安冬尼前一段时间做过许多关于办公室的零散工作，所以对这方面很清楚。

安冬尼还去将要行动的地方查看了一下。一切都像贝克说的那样，但只有那条小巷不大对劲。小巷黑黢黢的，就算藏几个人在里面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如果真有人躲在那儿，等候他从楼梯上带着价值二十五万元的珠宝走下来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妙。

星期五晚上，是他们约定行动的时间。安冬尼和贝克碰了面。

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，就进入了大厦。他们徒步从生锈的梯子上慢慢走到了三楼。贝克只用了十分钟，就关掉了警报系统。这正和他说过的一样，事情的进展很顺利。

00 贝克打开放保险柜那间屋子的门，两人一起走进去。贝克把门关好，然后对安冬尼说：“伙计，这次全靠你了。”

这是个单独的小房间，隔音效果很好。保险柜就放在后面的地方，安冬尼走到它前面。这是这家公司唯一的保险柜，说明一定有贵重的东西在里面。安冬尼开始仔细地检查保险柜，贝克局促不安地站在旁边。

“贝克，你站在旁边让我心神不安，我的注意力不能集中。”安冬尼说。

“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打开它？”贝克问。

“半小时，也许时间会更长一点。你别老站在这儿盯着我。”

贝克无可奈何，只得去了另一个房间。安冬尼用一块旧布遮挂在唯一的窗户上，然后关上门，打开灯。安冬尼花了一刻钟的时间仔细地研究保险柜和房间。

贝克敲了下门：“安冬尼，还没打开吗？”安冬尼迅速关掉电灯，打开门，警告贝克不要乱动。

贝克站在门外，看见安冬尼正在谨慎地装着火药，安冬尼做得很慢。贝克很是焦急。

终于完成了，安冬尼点燃了引线，两人飞快地躲到屋外。一声沉闷的爆炸，伴随着清脆的“咔嚓”一声响，保险柜门就这样开了。

贝克兴奋异常，飞快地扑过去。他突然愣住了，保险柜是空的！

安冬尼也看到了，愤怒地对他大叫道：“你说过这里一定有珠宝！”

贝克完全呆住了，疑惑地摇摇头，突然跳了起来，大吼道：“里面确实应该有啊！”

贝克很震惊，安冬尼也是第一次看到，失望可以让人变成这个样子。

安冬尼一样失望，两人一起咒骂这家公司，踢翻了所有桌椅，最后一起跑出大厦。

进来前，贝克把车停在了小巷里。现在车上多了两个戴墨镜的人，看样子和贝克认识。安冬尼不禁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此时我若真拿着二十五万元珠宝的话，可能已被他们三个害死了。

贝克上了车，理也不理安冬尼，像不认识他一样，车子直接开走了。安冬尼转到巷口，叫了一辆计程车。

安冬尼第二天决定离开此地。贝克突然间好像又认识他了，竟然到机场送了一下他。

安冬尼随便坐了一架往南飞的七四七班机。其实他并不在乎飞向何处，只要他

的人还活着，只要那只皮箱还在。

他曾在打工期间，详细了解了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习惯和方法，知道他们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总喜欢改动保险箱密码。记密码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于是一些人就会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记密码。他在检查保险柜的时候，在抽屉里找到了一只坏掉的闹钟。他想也许这个坏掉的闹钟显示的时间数字就是密码，要不谁会把它放在这里呢？就这样他按钟表上的时间数字，轻松地打开了保险柜，将里面的珠宝放入自己的皮箱。然后关上保险柜，好像没打开过一样，贝克敲门时他刚好做完这一切。最后用正常的方式爆开保险柜。

旧金山的损失这一次总算挽回了。

第三章 温柔冷美人

“天哪！是安娜！看到你真高兴，但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来这里的？”说话间，他已拉我进了屋，顺手拖了把皮椅放到我旁边，“你一定要参加明晚的宴会。对了，我妻子昨天打电话给你了，你声音有点不对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除非有人把我绑架了，否则我一定会参加明晚的宴会。”我开玩笑地对他说，“雷恩，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参加宴会，可能还有别的事。”

柔软而舒适的皮椅，丝毫不能让我轻松。我今年不到三十五岁，有一双修长、白皙的腿，黑色皮椅衬托出它的美丽，满头秀发和金黄色的外套，让我看起来更加漂亮。然而我一旦和男人在一起，就觉得很不自在。雷恩是我的老朋友，和他一起我也感到不自在，感觉动作很僵硬。

雷恩在桌子后面坐下来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不会是你闯了红灯吧。记得我在警员训练班上课时，有一段标准的训词——不论阶级，秉公处理，但安娜·凯恩除外。”

“也许将来我会闯红灯。”我笑说，“在我的记忆中，只有你一个警员敢拦住我父亲的车，罚我父亲款。”

他哈哈一笑道：“法官那时总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出名。”

“他们说的不错啊！”我继续开他玩笑。

作为执法者，那次事件让雷恩获得了诚实尽责的美名。虽然我父亲的地位和威望很高，但他一生都没有为自己搞过特权。晚年的时候，他对一些禁止停车的法令很不耐烦，就这样被初出茅庐的雷恩开出了罚单。这一切一晃就过去了，现在的雷恩已是本城有名的地方检察官，这段时间他正忙着奥丁的命案。

奥丁是唯一一个在家乡白手起家创业的人，从最初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百万富翁。就是他，竟然被他家的铜拨火棍打死了。

本城有个传统，星期三晚上是厨子休假日。奥丁太太切兰也放了假，切兰七点就被她母亲接去了。因为今天母亲准备为女儿和女婿开个晚会，以庆贺他们两个结婚十五周年。切兰来到母亲家后，赶紧看看晚会方面还有什么没准备好的，因为她母亲半身不遂，不一定事事想得周全。奥丁在家处理一些文件，暂时还没有过来。

九点晚会正式开始。八点半的时候切兰给家里打电话，没人接。切兰见奥丁还不到场，又不接电话，就让司机回家看看。司机发现奥丁家的门开着，奥丁趴在桌上，走进去一看，就看到奥丁的头部伤得很重。

一名疑犯在第二天被捕。我等了两天，终于鼓足勇气来找雷恩。刚进他的办公室，我就想转身离开。但天生的正直感鞭策着我必须面对他，我问他：“雷恩，你

们抓到了一个嫌疑犯，你能确定他就是杀死奥丁的凶手吗？”

雷恩的脸上开始不断变幻出各种不同的神色，那是官员特有的谨慎。

“请回答我，我的朋友，我不光是因为好奇而来问你一些奇闻轶事，奥丁他也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么做是出于关心。那个名叫史杰夫的嫌疑犯，已经被提审，但据我所知，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他是凶手。”

谨慎的面容慢慢消失，雷恩松了一口气道：“是这样，安娜，看来你对这件事很关心。看得出来，你对这件事也了解很多。但现在史杰夫的处境并不好，他应该是唯一有作案动机的人。他一直恨奥丁，我们传讯时，发现他找不到不在场的证据。关键是，事发那天下午，他还恐吓奥丁，扬言要杀了奥丁。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解雇，”雷恩补充道，“史杰夫说奥丁不遵守承诺，也许他这么说是对的。众所周知，奥丁之所以能成功，关键是充分地利用了那个破农场，才渐渐发展成本州电子工业巨头。不过我听说，他还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。他在几个月前的一次商业会议上，认识了史杰夫，觉得史杰夫很有潜力。就决定以给他股份的方式，把他吸引过来，可惜的是他们最终谈成的合作意向，都没有写在合同上。如果不是那晚他喝多了，他也许不会用暴力去了结奥丁。可能他只是想让奥丁遵守自己的诺言，也可能他知道了晚会的事，想趁奥丁夫妇都不在的时候，去他们家里偷点东西，搞点破坏什么的以解心头之恨。”

“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，凶手可能就是个小偷。这个小偷在报上的社交栏里看到新闻，认为奥丁家此时空无一人。而奥丁却一直在家停留了很长时间，没去晚会，这使小偷感到意外，慌乱中下手杀了他。”

“不会的，门没有被撬的痕迹，说明不是强行进入。保险箱里的八百多元现金也没有动过，很显然不是小偷。另外我们在客桌上发现一杯只喝了一半的茶水，还有一杯新倒的还没有喝过。那杯新茶一定是倒给访客的。这样看来，进来的人他一定认识，他还给那人倒了水，说明他不怕那人。”

这时雷恩忽然记起，我曾和奥丁相恋过一段时间，最后还订了婚。因此他对我说：“安娜，对不起，我并不想谈论这个死去的人。你那时选择和他解除婚约，你一定是看清了他、了解了他的真面目吧！”

“他一向自以为是，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。他认为我们只是当面看得起他，却在背后嘲笑他。从中学起，他就一直想在我们面前表现一番。”

“他是这么做了，对吧？”雷恩说。

“奥丁是个势利小人，你不这样认为吗？”我冷冷地对他说，“不过我今天来不是落井下石的，我主要是关注这位叫史杰夫的嫌疑犯。”

听到这话，雷恩皱了皱眉头。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奥丁遇害的时间是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，从六点半以后就没人看见过史杰夫。他自己说他回家睡觉了，可是谁能证明？”

我深吸一口气道：“我可以证明，我和他在一起。”我真切地感觉到，那一瞬间，我浑身热血上涌。我一度以为自己会昏过去，我赶紧定了定神。

雷恩一点也不信：“和你在一起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认为现在还会有人记得，那天我是在酒吧里的。我的厨娘那天也放假了。我不想做饭，就准备去外面吃。因为那天私人厨子放假，所以餐厅里人很多。这时我看到史杰夫也在，他在七点左右的时候离开了，我便跟着他一起出去。我们在外面上了一辆车，以后一直到午夜，我们都在一起。”雷恩眯着眼注视着我，在想我说的这些话和我的一贯作风是不是相符。全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神圣贞洁的。除了奥丁和高登，我曾和他们订过婚外，我一直没接触过其他男人。我想现在雷恩可能正在回忆那件事，在一次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，他想在后院吻我，我打了他一耳光。现在竟然听到我自己说和别人约会的事。

“秋天总是很凄冷，就像我现在一样。”我谨慎地选择怎样措辞，“夏秋之交的时候，高登因车祸去世了，如果不是他走了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此后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活着。雷恩，别这样看着我！我也是有感情的，我也是血肉之躯。不论别人怎么想，你能理解我吗？”

“理解。”但我从他的神情里知道，他并没有理解。

“从别人的口中，我听到了关于史杰夫和奥丁的争吵，史杰夫应该很可靠。我本以为他已经离开这里了，没想到却出了这样的事。就像你说过的，他看起来高尚、忠诚，并没有把我们那时候在一起的事说出来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他比我想象的更好。”雷恩赞同我的想法。

“他一定明白，如果我不承认这一切的话，就没人会相信他了。但他还是找了好借口，说他的房东是个聋子。这样就不会……不会败坏了冷若冰霜、难以接近的凯恩小姐的名声了。”我难过地说。

“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”雷恩心口不一地说，“在这里，史杰夫只住了几个月，他还不知道，凯恩家族在这里就是诚实公正的代表，所以我会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你的名誉。”当他说到代价时，我明显地看到他皱起了眉头，脸显不悦之色。我几乎可以想象他不顾一切，坚决要保护我名誉的样子。

“安娜，现在我们要签一份口供。当然你可以尽量简单，就说你和史杰夫七点离开餐厅后一直在一起，直到……算了，我们还是这样说吧，你只说从七点到七点半，你们在一起。因为这段时间是案发的时候，它和凶杀案最有关联。我回头再和皮姆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在言论上缓和一些。这一来地方上也许会有些说法，但你不用管这些。在凯恩城，安娜，你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。认识你的人会记得高登，他们一定会原谅你。”

雷恩让一位速记员记下了我的供词，签字之后，我问雷恩现在能不能见见史杰夫。他不是很愿意，但还是让人到看守所把他带来了。

史杰夫相貌平平，现在正小心地走进雷恩的办公室。他虽长相一般，但却有一张纯厚的脸，还有一双充满智慧的蓝色眼睛。

“他们告诉我，有一位证人愿意出面为我作证。”说完，转头看到了我，他注视着我，说，“凯恩小姐！”